

歷史空間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略談海南島海商



葉顯恩教授

由於文獻記載的闕如，談及明代中葉前中國的海上貿易時，內容幾乎都只圍繞朝貢貿易一環。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早前舉辦的「中國文化教學與研究2013：回顧與前瞻」研討會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葉顯恩教授引用了少數有提及海盜的文獻資料，簡介了海南島海商的史跡。

唐代時的海商與海盜

從關於南海交通的最早文獻記載《漢書·地理志》看，西漢朝廷曾派遣譯使率領船隊從徐聞、合浦港口出海。但船隊經過北部灣時，多是擦邊而過，未必上岸。因此，海南島大概一直要到公元三世紀才成為絲路的途經地。當時，孫吳開通了自廣州啟航、經海南島東部海面直穿西沙群島海面而抵達東南亞各地的便捷航線，海南東南部的振州（今三亞、陵水一帶）便成為這一航線的中間站。唐代天寶年間（742—756年），據《唐大和上東征傳》所載，萬州大戶馮若安每年劫掠東來從事海上貿易的船二、三艘，「取物為己貨，掠人為奴婢。其奴婢居處，南北二日行。東西五日行，村相次，總是若安奴婢之住處也。若芳會客，常用乳頭香為燈燭，一燒一百餘斤。其宅後，蘇芳木露積如山，其餘財物，亦稱此焉。」海貿船上的貨物與奴婢都是商品，而馮的先人洗夫人也經營過奴隸貿易。另一方面，據唐玄宗（828—840年）時嶺南刺史房千里著的《投荒雜錄》

所載，瓊山郡守韋公幹，掠奪良家子為贓獲，開設手工坊，並蓄有四百個奴隸從事手工業勞動。「有織花織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鑄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還設有監工頭「日考月課」，「其家如市」。他曾製造兩艘大舟從事海上貿易，「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陀器雜以金，浮海東去」。然而，在快將抵廣州時，木既堅實，金亦重，結果未行至數百里，二舟俱覆。韋公幹與振州（今三亞地區）陳武振勾結，每當阿拉伯商船途經振州海域時，便在海面上從事海盜式的劫掠，因而暴富。此陳武振蓄積犀角、象牙、玳瑁等珍奇商品，置有數百個倉庫貯藏，「家累萬千，為海中大家」。葉顯恩教授表示，由此可見，唐代時朝貢貿易以外的海上貿易均掌控在地方帥臣和方酋長和豪強手中，情況直至晚明才有所改變。海商與海盜結成一體，在沿岸掠奪；奴隸貿易十分普遍，奴隸成了海上貿易的商品之一，無從抑止。而造船、製作商品和海上交易等工作則多由一個人完成。海商暴富，繼而有更多資源壟斷貿易市場，並繼續與海盜勾結，形成惡性循環。

宋明海上貿易的情況

宋代以後，關於海南的海上貿易，有了較多的文獻記載。南宋人趙汝適在其《諸蕃志》一書中，專列「海南」條目，對海南航線的特徵，風險、祈風祭神的地點，以及海南的商品貿易和船舶經營管理，都做了仔細的描述。海南海上貿易此時已初顯繁忙的景象。從三亞至陵水一帶，現今留下的唐宋至元的伊斯蘭教徒的墓群，以及文獻上有關東南亞各國公差使臣途經東部沿海時，指定專供官船停泊地點的記載，就是阿拉伯商人，以及南海各國貢船途經海南的見證。明代以降，海南的海上貿易，以廖瑄、海述祖和宋羅如為代表。據文獻記載，一說廖瑄「商於東光」（見李時《墓誌銘》）；一說其祖廖如興「徙河

間之東光」（見石寶《送廖君從盛遷海南序》）。葉顯恩教授表示，遷徙時間的先後，往往因「暫住」和「定居」而產生記載上的差別，惟廖瑄因商而寄籍東光卻是不爭的事實。運河連接長江、鄱陽湖，經贛江、章水，穿大庾嶺道，下貞水，進北江，抵廣州。自唐代中葉以降，它是南北水運大通道，主要承擔海洋貿易商品的輸送。東光是南運河段流經的商業重鎮。廖氏家居東光縣河西碼頭，正是販運高值奢侈品必經的商業要衝。明代早期，長途販運的商品主要是供給京師統治階層、以及江南和運河兩岸的富戶所消費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消費的日常用品，還沒有進入長途販運的商品市場。而東光距海南有數千里之遙，不是腰纏萬貫的富賈，是不可能千里迢迢到東光從事商業活動的。崇禎十五年時（1642年），海瑞之孫、海南島的海述祖便造了一艘尾長28丈、桅高25丈的大船。據清人鈕琇在《海天行》一文中記載，海述祖在海上遇颶風，被捲入龍宮。龍王徵用其船運貢品到天庭。念海述祖是忠臣後裔，允其隨船上天。他在天庭飽覽瓊閣仙山，綠樓碧閣。從天庭回到龍宮後，同伴都變成魚怪，惟他得以生還。這裡顯然是把海述祖航海時的遭遇加以神化，但神話背後，我們仍能一窺海氏家族當時在海上的龐大勢力。然而，關於宋羅如當官辦經營海貿方面，至今尚缺乏較深入的歷史研究。

結語

葉顯恩教授表示，自三世紀始，海南島處於聯結亞、歐、非洲的「廣州通海夷道」上，其地位愈顯重要。萬寧、陵水、三亞一帶，本就是從事海洋貿易的海商的發源地。從唐代的大海商馮若安、韋公幹與陳振武，一直到明代的廖瑄及海述祖，縱然歷史上的記載十分零星，但仍有待我們撰寫海南商的譜系，填補這方面的研究空白。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來鴻

■文：劉紹義

半池荷花一院香

荷花之所以種半池，是因為池中養有魚，如果種滿池，水中的魚就一點也看不到了，這也有悖於我種荷的初衷。如果滿池荷花，荷葉新出水時還可以，小魚在那裡鑽來鑽去，生機盎然，妙趣橫生。倘若水中飄滿荷葉，是根本看不到魚的，所謂「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正是蓮葉新出水的景致。一旦滿池碧葉，又怎能看到葉底的游魚呢？

我家的這池荷花，也算是集南北荷種於一體了。我每去一個地方，只要見到荷，總會帶回幾株，有朋自遠方來，知道我愛荷，也會送幾株，這一池荷花，也算一群君子之交了，淡雅不失高貴，平常不失馨香。荷花的香，為歷代文人雅士所欣賞，每每讀到這些詩句，都感到清心爽神，暑氣頓消。「露重花多香不消」；「河邊弄水一身香」；「過雨荷花滿院香」；「兒女也知香解暑」；「荷葉世界夢俱香」……荷花在我的記憶中根深蒂固，因為她不像其他的花，情人一般半路相識。荷花是一種適宜於南北栽培的普通花種，我的家鄉，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荷花，至今我還記得荷葉初生時，那浸於水中的點點綠痕，「點溪荷葉疊青錢」，煞是好看。在我的記憶中，母親蒸的饅頭，因為是用荷葉鋪在篾子上蒸的，滿是荷香；還有也許那時賣豬肉的少，屠夫一刀下去，把雪白鮮紅的五花肉稱好，往碧綠的荷葉上一放，那一種濃濃的生活情趣，新鮮、自然、質樸，是所有的包裝紙都代替不了的。雨中的荷塘，風情萬種，雨點像無數雪白的珍珠在綠葉上跳動，「大珠小珠落玉盤」，「露凝荷葉珠圓」，真是晶瑩動人，美不勝收。我在

北海和杭州的西湖都看到過雨中的荷花，那情致真的與我小時候在家鄉看到的沒有什麼兩樣，只不過比家鄉的空濠點，壯闊點，千枝萬柄，劈劈拍拍，煞是壯觀。至於看到的雨後荷塘之景，是在河北的白洋淀和承德的避暑山莊，雨後的荷葉上滾動着晶瑩的水珠，咯咯叫着的青蛙碰到荷葉，搖搖珠動，美麗至極。如今，有這半池荷花，有這滿眼綠色，我這個夏天不會再有暑熱了。荷花給人的不只是「出污泥而不染」，還有這無與倫比的美麗和明艷。所以每年，我都要在庭院中的水池裡栽一池荷花，養一池金魚，為本來不大的庭院添一片生機，增幾分樂趣。春天，荷葉田田，「小荷才露尖尖角」時，「早有蜻蜓立上頭」了；夏日，紅、粉、白三色荷花相映成趣，招來蝶飛蜂舞，好不熱鬧；到了秋天，沒等「荷盡已無擎雨蓋」時，妻子早把荷葉掐得差不多了。陰乾後的荷葉柔軟又瓷實，是妻子蒸饅的好鋪墊。荷葉鋪在蒸籠篾子上蒸出來的饅頭，那淡淡的荷香味，讓您吃一次一輩子都忘不掉。收穫荷的時候就更不用提了，藕節長得嬰兒的胳膊粗細，又白又嫩，一點也沒有污染，名副其實的綠色食品，清水沖一下就可以吃，脆生生的，又香又甜。栽藕時，我不但選上等藕種，還注意荷花顏色的搭配。我栽藕時，從不死搬硬套，因循守舊。每次我都是先把配好的帶有生餅的腐質泥土裝滿花盆，然後再把藕種頭向下30°傾斜插入花盆的土中，澆足水後放在庭院的蔭涼處，待藕發芽後再把它們精心地不動根地移栽到攤有二分之一河泥的水池中，待水清甚至水活後，再把金魚放入池中。碧水、綠葉、紅魚，那真是別有一番情致。當然，這其間的管理也很重要。下雨時，特別是暴雨時，最好把水池遮蓋一下，雨打爛荷葉不說，攪渾一池碧水，既不利於金魚的生長，又容易造成肥水流失。小雨不要怕，碧盤銀珠，煞是好看，會再添一道雨景。需要添加水時，千萬不要機灌，那樣不但容易把水攪渾，還會造成營養不均。人工一盆盆端就可以了，把水盆輕輕放入水中，然後把水盆倒傾拿出即可。藕和金魚都不知不覺中就水灌滿了。收穫藕時，宜遲不宜早，藕本來就是多年生植物，當年不收就不要緊，因為後期藕還在生長着，晚收的藕營養價值會更高些。庭院栽藕，不但給我吃的享受，還給我觀的快樂，更給我德的薰陶。賞心悅目又飽口福，何樂而不為呢？



雨後的荷葉上滾動着晶瑩的水珠。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廖書蘭

白之戀人——北海道

(一)

北海道的五月仍是櫻花盛放季節，初綻的粉紅櫻花夾着綠色嫩芽，開滿一樹的熱鬧；我走進櫻花樹下，一陣輕風吹來，驀然看見飄落漫天漫地的櫻花雨；踏着軟綿綿的落花，聞着淡淡花香，枝頭綻放的花朵正迎風向我微笑；櫻花雖然生長在寒冷的北國，但天性卻藏着似火般的熱情，從花開至花落，只有短短十數天，卻用盡氣力歌咏自己凄美的一生；當一班嘈雜的人群走進櫻花樹下，我獨見你魁梧的身影，站立在櫻花樹的花紅葉綠間；在你深邃的眼睛裡，我看見飄落的櫻花和多情的我。

(二)

昨夜北海道的天空響了幾聲雷，好像有人在天外擊鼓，鼓聲敲亂我寂靜的心房；昨夜北海道的天空雷聲總是不停，敲亂無眠的午夜，慾望的眼睛；我想化作一隻蝶，悄悄飛上你寬闊的胸膛；貼近你起伏的心臟，凝視你凹凸的喉結，傾聽你生命的脈動；原來你的心跳，就是我心中咚咚鼓聲，敲打着這北海道擾人的午夜；既然難眠，我渴望雲中出現閃電，或許那隆隆雷聲帶着強烈電流，可將我倆潛藏的火光交匯，捲起一場風雨……熬過漫長午夜，已見雪山上初升的太陽，原來北海道的夜空只有雷聲沒有閃電，那心底的风景，只能揮筆在畫



北海道的薰衣草花田。 網上圖片

(三)

他們都走散了，只有我和你，走進北海道的雨中。不知道是你跟我，還是我跟着你，就這樣慢慢走輕輕笑，一走就走了半個北海道。不知道我已淋了雨，只感覺自己仍有一顆蠢動的心。看着你濕了衣服濕了鞋子，仍興致的跟着我在雨中。在北海道的雨中漫步，經過小樽運河，走過薰衣草花田，看着蒸汽鐘樓在雨中噴出的蒸汽，就像胸中噴薄的熱情一樣，一點也不覺冷，一點也不覺得累。你本是十八般武藝精通的大俠，如今卻好像沒有方向的男孩。我反倒成了東南西北的指路姑娘。是在你初織的情網中，渾然忘記方寸，還是你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跟着我的裙擺，不管我走到哪裡？傳說狐狸神象徵愛情與財運，我倆都給狐神澆了水，許下願；我雖選擇發財，但當我倆都離開了北海道，是否將似那體體白雪一樣，縱然積雪深厚，但始終會融。一聲，莎啞啦啦呀！我的白之戀人。

手寫板

■文：胡孝文

父親

我的奶奶竟然還懷了一個女孩。她，就是我的姑姑。就這樣，拼湊了一個一門三姓的組閣家庭。不幾年，父親長大了，成了家裡的絕對勞力。為了掙工分，他和大人們一塊兒起早貪黑，沒命地掙口糧，但不久就遭遇到餓殍遍地的年月。為了生存，父親和家人一起抱團取暖，吃過粗糠，挖過野菜，刮過樹皮，總算熬了過來。假如沒有被收養，那個年代父親的命運之輪該怎樣滑轉，我很難想像。父親也因此對這對老夫妻懷有別樣的感情。在我兩歲的時候，我瞎子爹也不知怎麼神經錯亂，夜裡出來掉到池塘裡淹死了。父親說，他成家後，小家被分開單過，爹爹要求自己跟他們過，但是奶奶為把家產留給小兒子，就不讓他過來。這個家是奶奶說了算的。她的想法也很自然，父親到這邊落戶已是半拉小子，知道自己不是老人生養，也沒有跟隨「章」姓，也就是說，將來能否贖養老人還很難說，恩將仇報，形同陌路，這種現象在農村並不算少數。小叔是打小抱來的，只要沒有別人嚼舌，自然可以視為親生。但是，爹爹後來這種結局是全家人所料想不到的，也成了父親一生永遠的遺憾。奶奶雖然照顧小叔，但是對我這個大孫子可是疼愛有加。她讓爹爹天天照看我，生怕一丁點閃失。我至今記得奶奶的形象，她身材矮小，盤頭，小腳，一身青黑色對襟衣服，臉上透着慈祥，給人清清爽爽的農村小老太太的感覺。在我小學四年級時，她也走了。臨走時，她一再叮囑，她上路時由她大孫子來給她燒紙錢。記得那天晚上，奶奶躺在牀上，房間裡擠滿了人，父親和我跪在她的牀前，往一個由幾塊磚石疊成的小槽子裡添紙，火苗不時竄出，照亮了父親滿是淚水的臉。父親說，近些年他老夢見爹爹奶奶，而且每次都在老人喊着他的乳名中醒來。說這話後，父親便陷入長久的沉默，臉容凝重。如今，我也做了人父。因為工作關係，常年在外，對父母的思念，也愈發的強烈。每臨春節，就是不想回老家過年，我們總是游移不定，但是一想到鬚髮斑白的父親，還有父親與同樣頭髮花白的小叔在老人墳前培土燒紙的神情，我們還是拾起行裝，帶上孩子，匆匆上路，不為別的，就為了聽父親的那聲念叨：爹爹奶奶，兒孫給你們燒錢了，晚上回家過年啊……



詩意偶拾

■文：星池

椅子

椅子  
安於此  
遠眺拍岸的白浪奔馳  
消失的鳥兒何處展翅  
紛亂世事  
永沒停止

椅子  
樂在此  
棲息宜人的綠草樹枝  
忘卻遺留身上的瑕疵  
無須言詞  
寧靜如斯